

~ 修订版 ~

西域考古图记

· 第三卷 ·

[英] 奥雷尔·斯坦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主持翻译



~ 修订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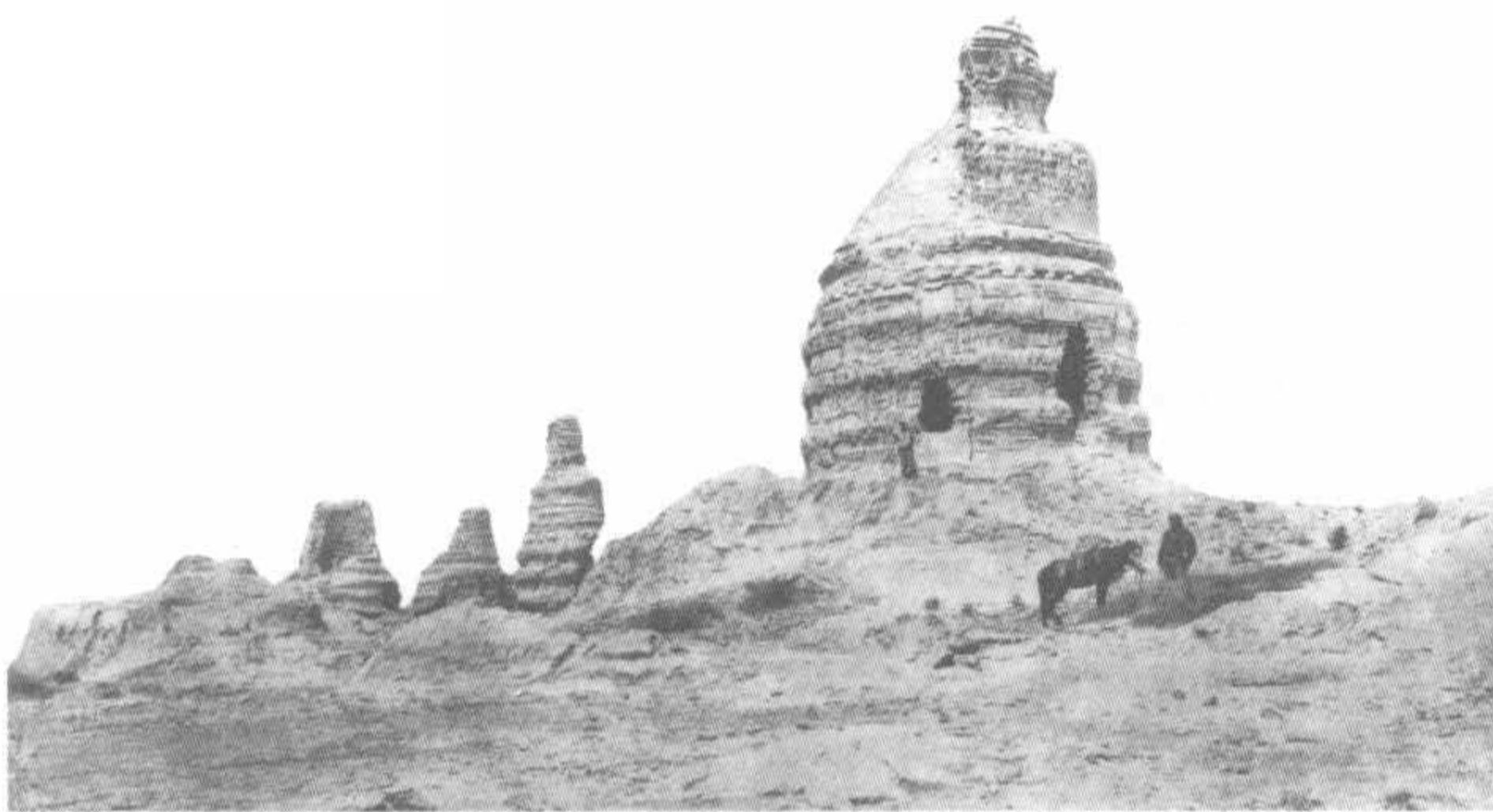
西域考古图记

[英] 奥雷尔·斯坦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主持翻译

X I Y U K A O G U T U J I

· 第三卷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总 策 划：张艺兵
出版统筹：罗财勇
责任编辑：罗财勇
 余慧敏
助理编辑：薛 梅
责任技编：李春林
整体设计：智悦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考古图记：修订版：全5卷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2版．—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598-1510-1

I．①西… II．①奥… ②中… III．①西域—考古—图集
IV．①K87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952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20 mm × 1 020 mm 1/16
印张：228 插页：4 字数：3850 千字
2019 年 3 月第 2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80.00 元（全五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千佛洞	1
第一节 遗址概述	1
第二节 千佛洞的碑刻	13
第三节 王道士和他的藏经洞	18
第二十二章 藏经洞的发现	29
第一节 密室的开启	29
第二节 藏经洞里的多种语言文书	38
第三节 密室藏经和艺术品的获取	51
第四节 后来对藏经洞的调查	62
第二十三章 在千佛洞石室发现的绘画	70
第一节 绘画的发现和研究过程	70
第二节 绘画的时间和环境	82
第三节 画的结构、材料和工艺	90
第四节 佛传故事幢幡	97
第五节 佛和菩萨	119
第六节 天王和金刚	137
第七节 成组的神龛	147
第八节 佛教净土画	160

第九节 各种绘画、版画和装饰性文物	172
第二十四章 千佛洞的织物和写卷	178
第一节 装饰性织物:起源、用途和工艺	178
第二节 织物中的中国风格图案	190
第三节 萨珊风格的图案及其仿制品	199
第四节 藏经洞中发现的婆罗谜文和汉文写卷	208
第五节 藏文、粟特文、突厥文写卷	218
第六节 千佛洞的粟特文和突厥文写卷目录	227
第二十五章 千佛洞石窟与文物	233
第一节 一些千佛洞石窟的装饰艺术	233
第二节 从千佛洞所获的绘画、版画、织物和其他文物目录	261
第二十六章 前往古代瓜州	645
第一节 瓜州绿洲及其历史的重要性	645
第二节 安西附近古迹以及玄奘的玉门关	653
第三节 桥子一带的古遗址	664
第四节 万佛峡石窟	686
第二十七章 甘肃西北境	702
第一节 到万里长城之门	702
第二节 嘉峪关的城墙	709
第三节 肃州和中部南山	723
第四节 自甘州到金塔	731
第五节 自玉门县到安西的汉长城	740



插图目录

- 图 191 千佛洞全景,跨河向东望
- 图 192 阿拉塔木遗址全景,连带哈密王之农庄及果园,自东南望
- 图 193 千佛洞主群组北端及中间群组,自东北望
- 图 194 自石窟寺主群组南端望向千佛洞东面光秃秃的山冈
- 图 195 千佛洞 Ch.III 上面的洞窟
- 图 196 千佛洞 Ch.VIII 附近的洞窟
- 图 197 千佛洞 Ch.IX 附近成排的洞窟,有一些洞窟的门廊已倾塌
- 图 198 千佛洞的王道士
- 图 199 千佛洞 Ch.XII 窟北面相邻成排的小洞窟
- 图 200 千佛洞 Ch.I 洞窟的主室与侧室,部分已重修
- 图 201 千佛洞 Ch.II 洞窟主室内的泥塑佛像,带彩绘的头光及浮雕状的光轮等
- 图 202 千佛洞 Ch.II 洞窟南墙壁画
- 图 203 千佛洞 Ch.II.a 洞窟主室南墙及西南角壁画
- 图 204 千佛洞 Ch.II.a 主室南墙壁画局部
- 图 205 千佛洞 Ch.II.a 主室北墙壁画
- 图 206 千佛洞 Ch.II 洞窟南墙壁画
- 图 207 千佛洞 Ch.III.a 洞窟内带有泥塑佛的龕(局部修过)
- 图 208 千佛洞 Ch.IV 洞窟内泥塑佛像(局部修过)
- 图 209 千佛洞 Ch.III.a 洞窟北墙西方极乐世界壁画
- 图 210 千佛洞 IV 洞窟北墙中央阿弥陀佛天国壁画(两侧小画面是阿闍世王传说和韦提希王妃十六观)
- 图 211 千佛洞 Ch.V 洞窟西侧壁龕,龕内有泥塑残件
- 图 212 千佛洞 Ch.VI 洞窟西墙上有泥塑佛像和蛋彩的壁龕
- 图 213 千佛洞 Ch.VII 洞窟主室平台上的泥塑和西墙及窟顶壁画
- 图 214 千佛洞 Ch.VII 洞窟甬道北墙一组比真人还大的蛋彩菩萨像
- 图 215 千佛洞 Ch.VIII 洞窟甬道南壁壁画



- 图 216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要东壁壁画 ii 下部画面及绘有系列女供养人及女侍的墙裙
- 图 217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东壁壁画 XV 及绘有于阗王和家人、侍卫带汉文题迹的墙裙
- 图 218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中央、西壁及窟顶壁画
- 图 219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西北角蛋彩壁画 ix、x
- 图 220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南壁蛋彩壁画 v, 系西天场景
- 图 221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 viii
- 图 222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 ix
- 图 223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北壁蛋彩壁画 xiii
- 图 224 千佛洞 Ch.VIII 洞窟主室北壁蛋彩壁画 xi 及 x 局部
- 图 225 千佛洞 Ch.IX 洞窟甬道南壁蛋彩壁画
- 图 226 千佛洞 Ch.VIII 洞窟甬道南壁蛋彩壁画, 展示跟有行星占卜者陪从人员的佛车部分场景
- 图 227 千佛洞 Ch.XIV 洞窟主室后人重塑的唐僧和随侍罗汉泥塑像
- 图 228 千佛洞 Ch.X 洞窟主室佛龕内重塑的泥像
- 图 229 千佛洞 Ch.XII 洞窟主室佛龕内泥塑佛像及四壁和窟顶蛋彩壁画
- 图 230 千佛洞 Ch.XII 洞窟主室西北角蛋彩壁画
- 图 231 千佛洞 Ch.VI 洞窟西壁蛋彩壁画(西天画面)
- 图 232 千佛洞 Ch.XII 洞窟主室南壁蛋彩壁画, 上方为西天画面, 下方为行进中的军队
- 图 233 千佛洞 Ch.XV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左半部分
- 图 234 千佛洞 Ch.XVI 洞窟主室西北角墙壁蛋彩壁画
- 图 235 千佛洞 Ch.XVI 洞窟主室北壁蛋彩壁画
- 图 236 千佛洞 Ch.XV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的右半部分
- 图 237 锁阳城东部的废寺和佛塔遗迹, 自西南望
- 图 238 锁阳城东部的塔遗址, 自南望
- 图 239 安西南面沙化的城址东北角附近风蚀的东墙

- 图 240 锁阳城故城东墙,内部风蚀的缺口,自东望
- 图 241 塔西上方的小千佛洞石窟,自西北望
- 图 242 万佛峡河岸左侧的石窟寺,自北望
- 图 243 万佛峡石窟寺所在的峡谷,自西北望
- 图 244 万佛峡河岸右侧的石窟寺,自西南望
- 图 245 万佛峡洞窟 II 内殿东南墙展现的传说故事壁画
- 图 246 万佛峡洞窟 XVIII 前厅东北墙和西北墙的壁画
- 图 247 万佛峡洞窟 XVII 前厅西北墙和东北墙的壁画
- 图 248 万佛峡洞窟 XVIII 正对内殿入口的壁画和灰泥佛像(部分修复)
- 图 249 嘉峪关关口堡垒,自西南望
- 图 250 嘉峪关南部古老的“长城”,向南山丘陵地带望
- 图 251 嘉峪关西南南山外部山岭脚下的大汉川烽燧和驿站
- 图 252 甘州黑水国遗址东南端的废墙,自西北望



第二十一章 千佛洞

第一节 遗址概述

1907年5月15日,我结束了对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的考察,重返敦煌绿洲。对汉代长城烽燧的调查取得了累累硕果,令人感到振奋。自此以后,我便可以全身心地投身到对敦煌石窟寺(千佛洞)的考察中,这同样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千佛洞位于敦煌东南部光秃秃的一处山脚下,是我考察伊始就已确定的目标之一。如前所述,这年的3月我曾造访于此。^① 尽管来去匆匆,但敦煌石窟的佛教造像和洞窟壁画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的艺术价值和考古学价值使我大为折服。五年前,洛齐(L.de Lóczy)先生对它们的赞誉之辞可以说是毫不为过。对我而言,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那个出土大量古代写卷的密室。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卷。我抵达千佛洞以后,先是被一些事务性的琐事耽搁了一阵,后来又由于这里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拖延了更长的一段时间,成千上万的信徒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得我的考察活动不得不大大推迟。这样,直到5月21日,我才在这里支起了帐篷,开始我的考察工作。

◁千佛洞的考古学价值

^①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

遗址地理概况▷

我在千佛洞的考察紧张忙碌地进行了三个星期。在介绍考察经过和收获之前,这里有必要先将这一重要遗址的特征和概况作一介绍。千佛洞谷(ch'ien-fo-tung valley)位于敦煌东南约10英里的地方,它是疏勒河盆地的一处沙漠山谷。山谷口宽约1.5英里,往里缩成了一条窄窄的峡谷。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穿过低矮的山峦向北流去。这条小河在很早以前的地质时代就已形成,由较高一些的南山余脉上的山泉汇集而成。^①山谷西部的山坡上满是流动的沙丘,向西一直延伸到党河,这便是敦煌绿洲的南缘。后来历史上的“沙州”就是得名于此。站在西部新近形成的高大沙丘上,可以俯视千佛洞山谷,从图191、193的背景中可以看见这些高大的沙丘。山谷的东部也是低矮荒凉的山丘,已经风化的山坡岩面全是光秃秃的。由于冰川的作用,山脚下形成了平整的沙砾地面(图194)。我在我的探险游记中对敦煌到千佛洞山谷口的路途情况以及土地肥沃的冲积扇上的大道的情况,均作了描写。^②

下层洞窟▷

顺着从敦煌过来的马车道进入这宁静的山谷,走了大约不到1英里,敦煌石窟最北端的一组洞窟(北区洞窟)就呈现在眼前(附图42)。这里地势仍很开阔,洞窟就开凿在河床西面的悬崖上。山脚的那条小河,因为水分蒸发过多,到达这里时已完全干涸,宽广的河床上只能见到满目的沙砾。只有在偶尔发生的洪水到来时,河床里才有水流。这组凿在阴暗崖面上的黑森森的洞窟,远远望去,鳞次栉比,如同蜂巢一般。

① 据罗博罗夫斯基上尉的地图和拉尔·辛格1914年考察的结果,这条河流似乎发源于西部山脉。我曾到达这条山脉石包城(Shih-pao-ch'êng)以南的地点;参见我们中亚考察所测绘的地图。

② 参见斯坦因《沙漠契丹》,第二卷,21页等。《敦煌录》的作者对通往遗址的路途情况也作了详尽准确的描写,译者怀利,见《皇家亚洲学会会刊》,707页以下,1914。



洞窟的规模都不是太大,排列有序,向上一直到达高出河床50~60英尺的岩面上。崖面上原本有通向这些洞窟的通道,由于岩面崩塌,现多已荡然无存。山体之所以崩塌,一方面是由于北面吹来的风蚀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崖脚洪水的不断冲刷所致。在距这组石窟近500码的地方,崖面上还孤零零地保留着一截廊道和台阶,显然是当时攀登石窟的设施。第二组石窟的情况与第一组大体相似,它比第一组石窟高出约150码,从图193中可以看见第二组石窟的全景。这两组石窟,一方面由于时间上来不及,另一方面也由于无法攀登,我没能够爬上去作仔细的观察。但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开凿年代似乎偏晚。^① 这些洞窟绝大部分都很小,而且大多没有壁画,看来属于僧人居住的洞窟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些阴暗的

洞窟不禁使人联想到西方舍贝斯(Thebais)隐士们穴居的洞穴来。

敦煌石窟的主体部分在南区,其情形与北区的洞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沿着逐渐抬升的陡峭山壁绵延了约1000码。图191所拍摄的是其全景,它差不多摄下了敦煌主体石窟的南北宽度。这张照片拍摄地点是河滩对面(东南面)的戈壁上。如附图42所示,山脚耕地上的榆木丛挡住了位置较低一些的石窟。不过,就是站到山脚近处,也很难看出这组石窟的总体特点和布局情况。这组石窟为数众多,布局上也显得无章可循。^② 它们的分布事先似乎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所以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分组很难。我想,如果简要介绍一下我初

① 《敦煌录》的作者推测敦煌石窟所占岩面宽度为2里。如果按文中所称沙州至千佛洞的25里来计算每“里”的长度,“2里”与南区洞窟的所占岩面的宽度较为接近。据此可知,北区洞窟撰成的唐代末年尚未开凿。

② 拉尔·辛格在对该遗址进行考察时,初步统计南区洞窟的数目在350窟左右。北部的洞窟规模大多比较小,其数目在165窟上下。

次造访这里时所获得的印象,对问题的讨论也许不无裨益。

呈梯级分布的▷
洞窟

从附图 42 箭头所示,敦煌石窟北区的 Ch.ii 窟到南区的 Ch.xvi 窟之间陡峭的悬崖上,不间断地排满了洞窟,高高低低,密密麻麻,有时甚至是一个叠着一个。洞窟的数量与其位置的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从图 191 和图 193 可以看出,在敦煌石窟群的最南端和最北端,今天所能见到的洞窟都只有一排。而其他地点的洞窟,如图 197 所示,则上下往往多至 4~5 排。只有在 Ch.ix 窟附近的崖面上(图 197),以及两个大型洞窟之间的崖面上(图 199),才可以看出洞窟是按层来分布。这两个洞窟里面都有高大的坐佛像,它们自成一体,看不出它们属于哪一排,因为洞窟的规模太大。坐佛像用黏土做成,空腔,高近 90 英尺。大窟周围开凿了许多明窗,以便采光。

洞窟的前厅和▷
甬道

洞窟像座(坛基)前面往往凿出长方形的前厅(或通道),厅的左、右、后三面墙和顶板都绘有壁画,壁画多已褪色。由于洞窟的前墙往往已经塌落,这些壁画从洞窟外面看去一目了然(图 195、199)。洞窟的前墙,特别是大型洞窟的前墙,往往是在岩面上直接凿成。但也有一些洞窟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的前墙往往用木制门户或廊道代替,可能是当时或后期作过改动和修复。这些木构设施在位置较高的洞窟前面还有保存(图 197),只是残破得很。登上这些位置较高的洞窟往往得靠栈廊,现在只能看见支撑廊子的横木,或插横木的小洞(图 195、197),后一种情况则更为多见一些。用于攀登的石台阶和木台阶几乎全已崩塌,如果有的洞窟前还有这种阶梯,那肯定也是最近修复时增补上去。

崖脚的洞窟▷

由于坛基前面的主室、甬道甚至后室前墙都已崩塌无存(图 195、196),今天看来,许多佛坛都悬在岩壁上高不可攀。这些位置较高的洞窟的规模都不算太大,其内部结构和装饰



图案与岩脚的洞窟大同小异。岩脚的洞窟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的风沙沉淀和河床淤积,原生地面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约 10 英尺的土层(图 195~197)。虽然岩脚洞窟的地势不高,但其墙面(前墙)也多已崩塌,正好弥补了光线不足的缺憾,阳光可以一直照射到像座前的甬道里。

洞窟内的布局非常一致。坛座前面往往有一个长方形的
前室,前室大多残损。在最近的修复工程中,已经崩塌的前
墙,往往以仿古样式的木构门窗代之。前室之后,有甬道通往
后室,甬道一般高而宽,以便后室的采光和通风。后室往往凿
成方形的佛龕,四壁的长度一般不超过 54 英尺。圆形顶。佛
龕的进深往往稍大于面宽,坛座则多为长方形平台,雕饰精
美,其位置正对着洞窟的入口(图 200、213,附图 43~45)。

◁洞窟的建筑布局

坛座之上塑形体巨大的主尊佛像,主尊两侧对称地塑其
他神像,形体相对较小。造像多有残缺,或者已被现代的复制
品所取代。主尊佛像的背后往往树有背屏,头顶有华盖。坛
座两侧和后部凿有供信徒绕行行礼的隧道。较小一些的洞
窟,多在壁上凿龕,龕内置塑像,往往以一尊坐佛居中(图
207、208、211、212、228、229,附图 44、45)。这两种洞窟结构只
是在极少数洞窟中有相互兼容吸收的现象:这些洞窟的后室
中央未行雕凿,留下一块平整的石面作为主尊的背屏
(图 196,附图 43)。

◁塑像

洞窟中的塑像用松软的黏土塑成,它们在几个世纪中经
受了自然风化的作用,而更大的破坏则来自灭佛者
(iconoclasts)和信徒们的双手,前者对塑像肆意进行摧残,后
者则以无比的虔诚对它们进行修复,二者都使这些艺术品的
价值受到破坏。在所有大型洞窟和许多稍小一些洞窟的四壁
都绘有佛教题材的壁画,它们丰富的艺术价值正是我所关注

◁壁画的保存状况



的。这些壁画很多都保存完好,其原因除了这里气候干旱、岩壁干燥之外,还在于这里原来的壁画实在太丰富,壁画与岩面又粘得很紧,不易剥落。破坏这里的壁画,要比破坏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地区的壁画费时费力得多。^①同时,另外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当地人们对他们心目中的这一圣地一直加以保护。历史尽管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敦煌地区仍然有着强烈的信佛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装饰主题▷

除了一处小型洞窟内的情况有所不同以之外(参见下文)^②,敦煌石窟壁画的绘制多使用了色胶。为使行文简洁,以下篇章采用了“壁画”这一术语(原著基于西方美术传统对“墙上的绘描作品”与“壁画”作了区分,但在中国一般似乎没有这种按绘制材料进行区分的做法——译者),尽管这一术语用在这里不是太准确。如图 200、214 所示,敦煌石窟甬道和前室的壁面上往往绘有成排的菩萨形象,有的还上下分栏。许多洞窟的后室四壁多布满了小小的方格,里面绘有小型的佛像或菩萨像(图 211、212、228),这与丹丹乌里克、喀达里克的情形有点类似。佛像、菩萨像以及花纹繁缛的装饰图案,还常常被绘制在后室的顶部(图 218、219)。当然最有表现力的还得数绘在四壁上的图案。这种带有精美花边的大方格,有的是单独绘制的(图 209、210、231、232),也有成排绘制的,视壁面大小而定。图 219~224、233~236 所示的正是两个洞窟中成排绘制的大方格图案。大方格和像座之下,则往往绘有供养人形象,或者僧人、尼姑的形象(图 216、217、230)。

这些方格中总是精心绘有各种图像。其中有两种题材最

① 由于壁画紧紧粘在凹凸不平的岩面上,人们在通常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将这些壁画揭取挪入博物馆,从而避免了许多人为的破坏。见本书第二十五章第一节。

② Ch.ii.a 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壁画。见本书第二十五章第一节。



主要。一种是由菩萨、弟子(saints)和众神对称拱卫的佛陀形象,端坐于精美的坛座、基座或莲花座之上(图206、209、210、220、224、231、235)。即使外行也能看出,它们所描绘的是佛界净土(Buddhist heavens)的景象。另一种壁画题材画面纷繁芜杂,看上去应该属于世俗生活场景,但队列中也往往夹有神像(图217、218、221、222、233、236)。类似的场景还见于大方格的边框上(图202、210)。这类图像的旁侧或上方往往有汉文榜题,指明这些图像所描绘的是哪一类的佛经故事。我的向导蒋师爷对佛教神话与图像一无所知,所以也没法对此多加解释。后来我将这些资料带回欧洲,经有关专家研究,才获知这类壁画题材都属于佛本生故事。

◁绘有佛界场景
和本生故事的
方格

这些方格图案中线条流畅的场景和典型的中国式建筑,以及边框、墙脚等处花纹繁缛的装饰图案,使人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汉文化气息。画面线条用笔大胆流畅,人物形象真实自然,卷云纹饰、装饰花样等装饰题材也莫不精美而富于创意。同样,主尊佛像的雕凿也打上了从中亚传过来的印度模式的烙印。主尊佛像两侧绘制的弟子形象(图201、207、208、213),以及经变(schematic)题材壁画中的佛陀、菩萨形象也都是如此。后一类的题材往往被信徒们模印在各洞窟的壁面上。可以看出,尽管在线条勾勒和画面上色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敦煌石窟造像或画像的脸形、姿势以及衣纹褶皱还是继承了希腊化佛教(Graeco-Buddhist)艺术的传统。

◁汉式风格的神
话场景

◁神像的印度风
格

除了传承性以外,这些壁画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遗憾的是我的汉学知识很欠缺,对中国世俗艺术的历史知之甚少,所以无法对这些洞窟和壁画进行详细的断代与分期。有考古学证据显示,大型洞窟里保存较好的壁画,应该属于唐代。唐代及其稍后一段时期,正是敦煌绿洲和千佛洞圣

◁壁画的年代



地最为繁荣兴盛的历史时期。至于壁画的风格就要偏晚一些,但仍可以称得上是技法娴熟,充满活力。绘于前室和甬道里的壁画,受到破坏的程度要甚于后室壁画,它们应该是宋元时期修复增绘上去的。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的壁画仍保持了古老的艺术传统。

塑像的情况▷

塑像的年代更难判定,它们质地酥松,由于是被膜拜的对象,它们比壁画受到的破坏和修补更多,可谓是饱经风霜。但是不管塑像怎样进行修补,它们与原先的像座、背屏、头光(haloes)的风格特征仍基本保持一致。这可以从图 207、208、211、212 中看得出来。塑像的组合通常是中央塑主尊坐佛像,两侧对称地立有弟子、菩萨和众神。天王总是全副铠装,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即使天王塑像被毁,也可以从基座上的小鬼形象作出判断。我对中世纪和现代的中国佛教塑像不太熟悉,其他的佛教塑像(多被毁坏或经修补)的身份当时只能听向导作一些介绍。

塑像和艺术遗迹▷

这里很有必要解释一下敦煌石窟为何不见密宗的神像。大乘教当时在西藏和印度北部边境山区曾盛极一时,并影响到远东地区。仔细审视后发现,尽管东干人占领期间曾对塑像进行了大肆破坏,敦煌石窟仍保留了深受希腊化佛教艺术影响的大量迹象。希腊化佛教艺术经过中亚传入远东地区。千佛洞塑像的头、臂甚至上半身往往是现代修复的,其缺憾与粗俗一望即知。图 200、227、228 的塑像下半身的造型及其流畅的衣纹、精美的色调则往往保持了原来的模样。图 207、208、212 中的塑像都部分地保留了原来的样式,将其与后来修补的部分作一下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雕刻在坐佛身后的头光和舟形背光(vesicas)多幸免于被毁和修补,头光和背光外缘多饰有火焰纹(图 207、211、212)。图 201 便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在一尊比真人稍大的佛像的背后,雕刻着花纹繁缛的背光和头光,从其和谐统一的色调,不难想象出原来塑像身上的颜色该是多么的绚丽多彩。

在许多残损的塑像和雕刻图案上,都发现有镀金的现象,这是犍陀罗艺术向于阗及其以东地区进行传播的实物证据。在两尊高达 90 英尺的大佛身上也有镀金的现象,两尊大佛一为坐佛,一为立佛。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帕米尔的石刻佛像,帕米尔正处在从犍陀罗经喀布尔到大夏都城巴克特里克的交通干线上,千佛洞的石刻、塑像不知是否是受了帕米尔石刻的影响。处于帕米尔和敦煌之间的库车和吐鲁番石窟,尽管规模要小一些,但风格类似,它们可以看作是帕米尔与敦煌之间的过渡环节。虔诚的佛教信徒们为了佛像的修缮总是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了近代。他们在洞窟前面修起几层楼高的佛殿,殿堂规模很大,佛事设施一应现代化,佛殿门檐上的木构件色调鲜艳,雕饰精美繁缛。

此类的修复迹象充分表明,尽管这一西陲边地曾多次受到灭佛者的破坏,佛教信仰仍一直深深地扎根于当地民众之中,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绝迹。当地的佛教信仰和对这一佛教圣地的保护至关重要。考古证据表明,千佛洞及其附近的石窟寺的开凿自唐朝以来,一直繁盛不衰。唐朝曾为敦煌免受北部突厥和南部吐蕃的侵扰提供了保护,也正是在唐代佛教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此后的四个世纪直至元代的建立,除了较短的几个时期以外,这一边陲地区一直受到蛮族入侵的威胁。

上述政治打击肯定对敦煌地区的佛教产生了影响。但我想,马可·波罗关于敦煌石窟的记载仍旧可信,他在其游记“沙州”(Sachiu)一章中对为数众多、挤得密密麻麻的敦煌石

◁南北大像

◁敦煌的佛教传统

◁马可·波罗对敦煌信佛传统的记载

